

# 同文同種 兩樣情

## ——你所不知道的泰北華校

文/陳江松(梓園獅子會榮譽會長)

凡是到過泰北旅遊的朋友，多數對於美斯樂、金三角、邊城美塞、長頸族、騎乘大象，還有所謂的白廟和黑廟，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那是旅行者的印象，特別的景點，異國的風俗。而我，以及另外七位泰北華文教育專案志工，我們所看到的泰北華人生活，特殊且深刻的學校觀察，聽到當地華人所轉述的過往歷史，和一般旅行者所體驗到的，非常不一樣。

將這兩者印象加總起來，也許會比較貼近事實，比較能拼湊出當地完整的生活樣貌，以及攸關當年孤軍後裔的血淚記憶。

整個泰北濱臨緬甸和寮國的山區地帶，長達 1600 公里，占地約台灣的三倍大，華人後裔約 15-20 萬人，多數居住在這裡。這裡的莽莽蒼蒼，綿延千里的險惡地形，訴說著國軍血戰異域的悲壯歷史，也養育著華裔後代的泰國生活。



泰北的高山與華人聚落

### 慘澹經營的華校

促成我們前往泰北華文學校進行華文教師師資培訓的，是中華救助總會，也就是早年「送炭到泰北」活動的主要執行單位。當年決定不回台灣，選擇定居泰北的華人，基於傳承中華文化及不忘祖宗教訓的前提，在各個華人聚落陸續成立華文學校，後來因為泰國排華，原有華文學校就被泰國政府強行徵收，改為泰文學校，華人只好另闢蹊徑，在聚落的邊緣又悄悄成立華文學校，校舍多數破舊簡陋，教室也都沒有窗戶，學生課桌椅也多為各種不同型式的舊桌椅拼湊使用。



### 泰北華校的簡陋教室

目前多數華人子弟已歸入泰國籍，白天必須到泰文正規學校就學，放學後的傍晚和周六上午才到華文學校就讀。學校校長多由當地較有名望又被村民普遍信賴的人擔任，有的是由村長兼任，有的是由當地仕紳擔任，多數是不支薪的義務職，除了要負責找齊師資，也要備妥學校必要的開銷和教師薪資，是一個很吃力卻令人敬佩的崇高職位。



### 泰北華校校門圍牆彩繪



### 台灣企業家以其父親之名捐建禮堂

至於老師，因為薪資普遍過低(月薪平均約 3000 到 6000 泰銖，泰國幣值與台幣接近)，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四口之家每月生活開銷約 10000 到 20000 泰銖)，很難聘到好人才，流動率也高。多數老師白天還要負責其他生產工作(如從事農作、擺攤、打工等)，才能維持起碼的生計。

當學校教師數不足時，解決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一個老師教兩個班級，清晨五點到七點教一個班，傍晚四點到六點再教另一班，白天時段老師去當農夫或做別的事；第二種是合班上課，最嚴重的是有一個位於回海村的偏遠學校雲台小學，只收幼稚園到二年級，三個年級共 30 多位學生，統由一位老師授課，其每月薪資 4500 泰銖，學生所收學費只夠給老師每月 1500 泰銖，其餘不足的 3000 泰銖，全由中華救助總會以種子教師名義給予津貼補助。

另有一所位於邦麻漢的學校漢光小學，村內多數是少數民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全校學生 90 多位，每人每學期學費只收 600 泰銖，竟然只有 20

多位學生可如期繳交，所收學費 13000 多泰銖，尚不足支付全校三位老師一個月 15000 泰銖的薪資，不足部分全賴台灣天主教明愛會、僑委會與善心人士捐助。這個學校的屋頂是斜頂灰瓦，在一次下了大冰雹之後，砸出很多破洞，每遇下雨，就會到處漏水，至今仍無經費可更新或檢修屋頂。

這些華校的實際艱困狀況，遠非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足台灣的人所能想像。也許，我們需要學習的是，時刻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得來不易的幸福，並非一切享有，都可以那麼理所當然，那麼理直氣壯，甚至棄之如敝屣。

## 偏遠聚落 全員參與

一個離清邁機場需要經過約 1600 個彎道的學校到底有多遠？培德中學位於密豐頌(又稱葉豐頌)省的黎明新村，一個全村只有七、八十戶，一條長一公里多，寬約 4 米的「仰哲大道」(台灣善心人士出資買水泥，全村村民每家負責 80 袋細石子，平攤出工完成的水泥道路)貫穿全村，只有一家雜貨店位於校門前。從清邁開車到這裡，經過彎彎曲曲上下起伏的山路，大概需要 5 小時的時間。5 小時，足夠從台北開到高雄，中間還可以在服務區略作休息。



黎明新村唯一的雜貨店



仰哲大道及住家

培德中學全校 90 多位學生中，約有 40 多位來自緬甸的傣族，他們在此寄居，需付錢請村民協助照料生活起居，原因有二：第一，這裡沒有販毒的虞慮，第二，長大後留在泰國找工作比較容易，薪水也較高。全校八位老師當中，有五位來自緬甸，其中又有三位是姐弟關係，姐姐因丈夫吸毒而與之離婚，獨自帶著兩個各為 10 歲和 8 歲的孩子來此依親，兩個雙胞胎弟弟則剛從初中畢業，臉上還充滿著年輕人靦腆的稚氣，也跟著到這個學校擔任老師。

經隨機調查，泰北華文學校的老師當中，多數學校都有為數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比例是從緬甸過來的華人，其中有大部分到目前為止仍不具泰國籍，也就是我們所知的非法移民。泰國政府也大略知道這些情況，採取的態度是睜一眼閉一眼，但只允許他們在固定範圍內活動，若需遠離住處(據說若離開村落超過 9 公里範圍就屬遠離)，就需要經過村長批准同意，否則會被警察取締。

學校有一棟老舊教室拆除，原地增建一座禮堂，需要經費約 300 萬泰銖，目前只募到 80 萬，校長已經決定動工，而且是邊施工邊募款。施工所需鵝卵石，則動員全體村民，每家需負責到河邊挖取 50 袋的石頭，校長(村長兼任)還親自開著自家貨車，一車一車地搬運到學校。



**楊校長親在開貨車載砂石**

這個聚落，闢建道路，全村總動員；建校所需石料，全村都參與。一個貧窮的村落，所有的公共事務，有人熱切領導，籌措資金，其他全員參與，奉獻勞力，充滿了不分你我的一體感，很令人佩服，這與我印象中的六〇年代台灣農村非常相似。

## 刻意保留的傳統

在台灣，長久以來，多數人不再有機會唱「中華民國頌」或「梅花」這樣的早年所謂的愛國歌曲。何以如此？原因在於多年來的政黨惡鬥，甚多政客為了一黨之私與個人之利，採取煽動族群對立與「只須表明立場，不必探究是非」的愚民政策，電視名嘴又唯恐天下不亂而語不驚人死不休，加上媒體趨向庸俗化，罔顧社會責任，從旁推波助瀾。至今，很多人在國家認同上已經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混雜現象，當然不會有人唱這些歌。

位在邊龍村的光華中學，全村 4000 多戶人家，有一半屬於傣族，全校共 700 多名學生，主任告訴我們，他們每晚八點二十分放學前，全校學生會在中庭集合，由老師帶領齊唱中華民國頌，並在呼完口號之後才放學。



**學生高唱中華民國頌**

我們最後一站參訪回馬村恩泉小學時，一進校門，發現楊校長已經集合數十名學生列隊歡迎，並一一為我們在脖子上帶上塑製花環，接著是全體師生排隊齊唱中華民國頌、梅花等歌曲，我們就站在前面和他們一起唱，心裡擁著澎湃，眼眶逐漸濕潤。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未免太八股了，太過時了，也太狗腿了…。對於台灣的某些年輕人來說，如果出現這樣的看法，很自然，也不意外。因為，過去洗腦式的黨國教育，他們還沒出生，中華民國宣布離開聯合國的舉國悲憤，他們來不及參與。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上了 50 歲的人來說，不管如今大家如何看待國家的定位，那個高唱愛國歌曲的時代，是我們的切實經歷，是我們的年輕熱血，是我們的愛國展現。那是真實存在過的遙遠記憶，是一種壯闊歷史的沉澱，是一種生命掬鍊洗滌的曾經。

在泰北的華文學校，辦公室裡除了高掛泰皇照片之外，也幾乎都會懸掛蔣中正總統的照片和孔子的畫像，禮義廉恥的校訓也都張貼在全校最顯明易見的位置。這些對台灣來說，已經屬於古老的陳年舊事，卻在泰北華校中被刻意保留。



**校門口高掛禮義廉恥校訓**



**恩泉小學師生歡送我們**

很多好朋友及獅友們，知道我們定期去泰北幫華文教師上課，也知道他們的窮困景況，就有人捐錢給我，讓我帶到現場視實際需要給予必要的資助，這當中也包括梓園獅子會，我非常感謝他們。和我一同前往的志工夥伴，也有幾位是帶著他們的朋友捐款(包括法官、企業家、朋友等)前往，都在最需要的地方給予支助，甚至有的志工是採取自掏腰包，默默協助的方式進行。



### 作者代表梓園獅子會捐款

捐款多數運用在學校的教學大樓和禮堂興建，以及資助貧寒學生繳交學費這兩方面，他們缺的還很多，我們做的實在只是杯水車薪。但這中間代表的是一份同為華人的人道關懷，我們只做我們能做的部分。

泰北華人的生活處遇，類似台灣的四、五十年前鄉下景況，他們多數人辛勤工作，卻無關物質享受，只是為了滿足實際生活的實際所需，他們率真、簡樸、認份。為了傳承華人文化及傳統，他們在沒有任何政府支援的情況下，殫精竭慮地辦理華校，造福子弟，令人由衷敬佩。

生活在台灣的同胞，實在是華人中最幸運，也是最富足，最自由的一群人，真的要好好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福分，福分不會永遠都在，除非我們願意持守優良傳承，願意保存簡單純樸的心志，並仍然相信善良與溫柔之必要。